

破我执品第四

《中观四百论》的前四品，引导的是“于所知断非理之方便的瑜伽”，分别断除的是常、乐、净、我这四种非理作意或颠倒执著。前面已经学完了前三品，下面来学第四品——“破我执品”。

总的来说，所断分为我见和我慢两种，其中我见又称为萨迦耶见、身见等。它们既属于执著，又是根本烦恼。在十种根本烦恼中，我见是五种见烦恼（身见、边见、邪见、见取见、戒禁取见）之一，我慢则是五种非见烦恼（贪、瞋、痴、慢、疑）之一。

那么我见和我慢具体有什么危害呢？全知麦彭仁波切在《辨中边论释·日光鬘》中这样讲到了我见的危害：“以执我萨迦耶见，当现前灭谛时，以疑我断灭等心生怖畏而不入解脱”，即在即将现前灭谛时，以我见力害怕自己断灭等，内心生起怖畏，而不入解脱。当然在这之前，我见一直在产生着危害，比如人在荒漠中孤独地行走时，心中会自然生起恐惧，这时我执凸现了，恐惧我灭亡。并且种种的烦恼也是依靠我见而产生的。那么我慢的危害呢，全知是这样说的：“以慢能障了知萨迦耶见的过患”，比如觉得自身有功德，很了不起，这时住在慢中，就障蔽了知我见的过患。它们的对治法，分别是彻底断除种子的对治，和压制现行的对治。

我慢能障碍我见的对治，可见要对治我见，首先要对治我慢。因此圣天菩萨在第四品中，专门来引导对治我慢的瑜伽方便，而彻底断除我见种子的瑜伽方便，则在本论第十品“破我品”中宣说。

凡夫虽然生起了我慢，自己却很难发觉。华智仁波切在《普贤上师言教》中说：我慢和嫉妒是最难被发觉的。又因为我慢是根本烦恼，所以所有的凡夫，无论地位的高低、财富的多少，乃至乞丐，也都具有我慢。相对而言，权势地位越高的人，我慢就越可能产生，所以本品是以最容易产生

我慢的国王为例，进行分析和引导。真正有无伪出离心的修行人，对于国王、龙王、转轮圣王等的福报一点也不会有羡慕之心，但是一般的世间众生，则会对国王等的福报产生耽著。那么圣天菩萨在本品就告诉大家，即使是被世间人所羡慕的国王，也根本没有产生我慢的理由，那么福报还比不上国王的人，就更加没有生起我慢的理由了。大家在学习的时候，应该根据自己在工作、生活、修行中所担当的角色，以及自己的出身、地位、能力等等各个方面，与法义进行具体的对应和类比，从而来反省和对治掉自己的我慢。

丙四、断我倒方便之瑜伽分三：一、略明自性；二、广明其理；三、障治摄义。

本品的二十五个偈颂分为三部分，其中“丁一、略明自性”和“丁三、障治摄义”各占一个偈颂，其余二十三个偈颂都归在“丁二、广明其理”上。

下面圣天菩萨首先来阐明我慢的自性，以及我慢的不合理性。

丁一、略明自性

**我我所骄傲，世智者谁起，
以一切有情，诸境皆共故。**

颂文直解

首先，在三世间中，除了某些愚人之外，智者有谁会生起我是这个世间权贵的骄傲，或者这些地方属我所有的骄傲呢？原因是，对于一切有情来说，这所有的事物，都是有情共业所生的缘故，所以是大众共有的。

释义

我慢的自性是什么呢？就是“我我所骄傲”，也就是基于我和我所的执著，而产生出的骄傲。《大乘阿毗达磨杂集论》中也说：“我慢者，谓于五取蕴观我我所，心举为性。”其中“于五取蕴观我我所”，就是产生我见，也就是说，凡夫在我见的基础上，对于我或我所，心生高举，也就是生起骄傲，这就是我慢。

我见本来就是错误的，所执的“我”，如同石女儿，根本

就不存在，那么我慢，就像是觉得石女儿是最漂亮的，就更加荒谬了。比如，觉得自己与众不同，或者认为我是权贵、我很聪明、我很漂亮、我很精进、我持戒很严等等，然后内心高举，有优越感，觉得别人都不如我，看不起别人，这种就是根据“我”而产生的慢心；或者认为这些地方属于自己，这些人是自己的弟子，这些功德是自己做的，我唱诵的声音很好听，我说的话很有份量，我的名声非常响等等，然后心中沾沾自喜，这就是根据“我所”而产生的慢心。

但是，如果仔细观察的话，就会发现这种我慢是愚痴可笑的，所以说“世智者谁起”。佛菩萨是最伟大的，历代的高僧大德断证功德，以及他们的智慧、慈悲心，和弘法利生的力量都是不可思议的，但是他们一刹那都不会产生我慢。我慢为什么是愚痴的呢？原因就是“以一切有情，诸境皆共故”。就是说，世间上的一切现象，无论是山河大地、日月星辰，还是高楼大厦、智能电器，这些都是众生的共业所感得的，乃至路边不起眼的一草一木，或者最新的一种科技发明，也都是众生共业所感的结果。任何一个众生，都无法凭自力感得这样的依报。这就像一片森林，是所有树木聚合的结果，而不是其中单独某一棵大树的功劳一样。既然这一切都是众生共业的果报，那又有谁可以单独据此为傲呢？

有的人会想，虽然这个世界是众生共业的果报，但是自己的别业比别人强，比如拥有比较多的权力、财富等等，也就是福报要超过别人，那这也是可以值得骄傲的地方吧？

确实有人会因为自己的福报而产生我慢，但是，如果将眼光放远，他就不会这样看了。因为业力是在无常变易的，一个人虽然在某一时，会因为福报而拥有权势，但是福报是有限的，会有耗尽的时候，这样就难免会遭受到“无常四际”，而失去这种权势。再加上众生因为缺乏因果的正见，所以在福报具足的时候，往往利用权势，比其他的人造下更多、更严重的恶业，使得来世不但失去了权势，甚至还会落到三恶道中去感受苦报。

《四百论广释》中讲了一个公案，形象地说明了这个问题。

一位演员，一会儿扮演国王，过一会儿扮演大臣，接着又扮演婆罗门、主人、仆人。他轮流扮演这几个角色，其中并没有一个角色是固定不变的。同样地，众生也因为业力的推动，而在五道中不断地流转，包括权势在内，没有任何东西是恒常不变的。因此一个具有智慧的人，就不会因为一时的权势，而产生出我慢。

这以上指出了我慢的自性，以及我慢不应理的理由。下面就来引导对治我慢的具体方法。

丁二、广明其理分三：一、断世间权贵之我慢；二、断法政自在者之我慢；三、断胜种姓者之我慢。

这三个科判中，世间权贵是指身居高位的人，法政自在者是指拥有威权的人，胜种姓者是指出身高贵的人。

戊一、断世间权贵之我慢

设问：国王是世间的权贵，掌控着国内一切事务，所以国王生起我慢也是合理的吧？

答：

**六分雇公仆，汝有何所骄，
随所负责任，要待他授给。**

颂文直解

所谓的权贵，只是往昔被众人雇为公仆，来为众人守护田地，并授以六分之一的收成，仅此而已。那你为何还认为自己是世间的权贵，而产生骄傲呢？并且国王所肩负的职责，都是民众所授予的。因此国王根本就没有所谓的自在权力。

释义

国王是如何形成的呢？《俱舍论》的颂文中说：“劫初如色天，后渐增贪味，由堕贮、贼起，为防固守田。”在劫初的时候，光音天的一些天人下到人间，刚开始他们仍然像在光音天上一样自在生活。后来因为渐渐贪吃地上的美味，人们的色身就逐渐沉重。之后福报逐渐减少，烦恼逐渐增盛，有

人因为贪婪，开始储存自然香稻，导致自然香稻减少，于是大家把田地给均分了。之后又有人开始偷人家田地里的香稻，于是众人商议，请一有德之人，作为田主，他的职责是保护田地，并授给他六分之一的收成。这就是国王的起源。

既然国王是民众用六分之一的收成所雇用的，那么他就是被民众雇用的公仆，用现在话来讲，就是一个为民众打工的人。他的权力，全部是民众所授予的，那他还生起这个国家都属于自己的傲慢，就完全不应理了。

而且国王虽然具有威权，但是他所做的事情，都是需要臣民们的配合。离开了他的臣民，那这个国王就将寸步难行、一事无成了。这也是国王不应该生起傲慢的理由。

《四百论广释》中举了这样一个譬喻。一个国王出兵去征战，在经过野外荒原时，让一位低贱种姓的人来带路。这个人虽然一路上引领着国王与军队前进，但是他是以此来谋生的，所以不应该因此而生起自己高高在上的傲慢。同样地，国王虽然领导着全国，但是他也是以此而谋生，所以也不应该生起高高在上的傲慢。

设问：国王有绝对的权力来作财富的收集和布施，所以还是有资格生起骄傲吧？

答：

**如佣得所得，思主为施者，
主给所应给，自矜为施主。**

颂文直解

犹如佣人得到了报酬，尽管这是他们应该得到的，但是会觉得这是主人布施给他们的。同样主人支付了所应该支付的报酬后，也会很骄傲地觉得自己作了布施。其实主人的骄傲是不合理的，主人与佣人是相互观待的，不可能存在完全自在的布施者。

释义

国王可以收集和发放财富。但是前面说了“随所负责任，要待他授给”，就是说国王的权力是民众赋予的。财富呢，也是民众自己创造出来的，是属于民众的，国王只是代为收

集、代为管理、代为发放而已。因此民众在通过劳动，获得自己应得的报酬时，不应将财富视作是国王所赐予的。国王也不应该将自己视为是布施者，而觉得高高在上，要知道这是把本来就属于民众的财富，发放给民众而已。而且国王还应该感谢民众为他提供了六分之一的收入，使他不需要进行其他的劳动，只需专心进行管理。

设问：国王吃的是山珍海味，穿的是绫罗绸缎，生活上极尽奢侈，所以生起傲慢也是不足为怪的吧？

答：

**余视为苦处，汝起颠倒念，
以他事存活，汝由何生喜。**

颂文直解

其他人明明视为是做仆人的痛苦之处，你却对此生起了颠倒的念头，认为是快乐。你需要为他人长期劳作才能得以存活，这又有什么可以值得你欢喜的呢？

释义

有的人特别羡慕国王、国家领导，或者有钱的老板、明星们的生活，认为他们吃香的、喝辣的，坐豪华汽车，经常乘坐飞机穿梭于各个城市之间。但是这些光鲜外表的背后，是他们所背负的巨大压力，他们每天要处理很多棘手的事情，要付出远远超过其他人的时间和精力，这就是他们的生存方式。国王是为民众劳累，老板是为了客户、员工劳累，明星是为了观众劳累。因此，他们并没有什么可以引以为傲的地方，这样劳累的生活，也不值得其他的人羡慕。

如果有利他的慈悲心，去做有意义的事，那当然是做得越精进、越劳累越好。但是如果是为了虚荣，为了面子的好看，为了我慢，去做那些劳累身心的事情，就完全没有意义了。

这以上是针对具有高位的世间权贵的引导，接下来是针对法政自在者，即拥有巨大权力的人，引导他们来对治我慢。

戊二、断法政自在者之我慢分三：一、断总护世自在者

之我慢；二、断分别法自在者之我慢；三、断大英勇自在者之我慢。

己一、断总护世自在者之我慢分二：一、正说；二、明以此离非福之方便。

庚一、正说

设问：国王是民众的保护者，如果没有了国王，那么世间的规则就没有人遵守，这将会损害到众生，所以国王是完全可以值得骄傲的吧？

答：

**王是护世者，亦为世所护，
由一而生骄，余何不离骄。**

颂文直解

相比于民众而言，国王是保护他们的人，但同时，国王又需要被民众保护。如果根据其中的一点而生骄傲，那为什么不去根据另一点，而远离骄傲呢？

释义

保护民众是国王的职责，同时，国王自己也需要被民众保护。比如现在的各国领导人都需要雇用保镖，来保证安全，所以民众也保护了国王。这种保护，是双向的。因此，国王自己还是没有值得骄傲的理由。

在家庭中也有这样的情况。《四百论广释》中说，一位丈夫向妻子抱怨说：“我在外面干活挣钱，累得要死，而你却只待在家里享福，什么事也不需要做。”他的妻子回答说：“那我来做一做我在家里的事情，做一天一夜后，你就会知道了。”这位丈夫做了一天一夜后，果然知道了妻子所做的家务也是非常繁重的，正是因为妻子在家里辛苦劳作，安排得井井有条，才能使他安心在外挣钱。知道了实际情况，他的傲慢心就消失了。

同样地，比如一位法师觉得已经为居士们讲了不少法，因此心里很是自得。那就应该从另一角度来想想，自己并没有从事世间的工作，饮食、衣服等的来源，都是居士们供养的，这样就理应去回报众生，给他们讲法。如果能考虑得更

长远一些，观察到从前的多世累劫中，众生无一例外，每位都对自己有养育之恩，因此回报他们完全是份内的事，是自己应尽的义务。这样想了后，就会远离我慢。

设问：国王就像保护他自己的儿子一样保护了民众，很胜任他的职责，而且国家中有人行持善业的话，国王按理也可以获得所有这些善业的六分之一福报，这样国王获得的福报就很大，因此国王也足有理由傲慢吧？

答：

**种中喜自业，存活者难得，
若汝获不善，汝难得善趣。**

颂文直解

然而在当今五浊恶世，各个种姓中的老大，都无法避免不善业，因此不造恶业，而欢欢喜喜从事自己的职业而存活的，已经非常稀少了。如果你接触了恶友，就将获得他们的不善业，因此你后世连生善趣也很困难。

释义

在五浊恶世，人们的道德水平下降，烦恼越来越增盛。《瑜伽师地论》中是这样介绍五浊中的烦恼浊的：“如于今时，有情多分习非法贪、不平等贪，执持刀剑，执持器仗，斗讼诤竞，多行谄诳、诈伪、妄语，摄受邪法，有无量种恶不善法现可了知，昔时不尔，是名烦恼浊。”意思是说：现在的大部分有情，生起了对杀盗淫妄等非法事的贪心，以及对贪瞋痴等恶行深生耽著的的不平等贪心。并且身喜欢持刀剑器械等武器；语喜欢争吵、斗讼，以及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谄诳和欺诈，经常打妄语；意中则充斥着各种邪恶。

正因为烦恼炽盛，所以末法时代的人行持的恶业多过善业。那么国王管理着国家，在分享国民的六分之一功德的同时，也一样要承担国民六分之一的罪过。而国民产生的罪过远远大过功德，国王要承担如此严重的过失，而且这样的过失每天都在不断累加，那这样的国王，后世怎么还能指望投生到善趣呢？

《四百论广释》中说：麻风病人应该好好治疗，但是他不但没有服药，反而去吃了具有发性的鱼和牛奶，这就大大

加重了病情。这里病人对应国王，麻风病对应他们自己造下的恶业，服药表示忏悔，吃具有发性的鱼和牛奶，对应要承担全国六分之一的恶业，加重病情对应只能投生到恶趣。

设问：国王是一国之君，控制着全国，这样还不可以傲慢吗？

答：

**若由他使作，世说彼为愚，
如汝随他转，更无有余者。**

颂文直解

总之，如果自己没有自由，而需要听从其他人的指使，才能做护田等仆人的事，这样的人就会被世间人称为愚人。在这个世上，像国王这样受别人控制的人，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。

释义

国王表面上掌握着一切的权力，但是实际上他一个人不可能了解和掌握全国那么多的事务，因此他必然要依赖身边众多的辅佐大臣。于是他只得听从大臣们的计策，什么是该做的，什么是不该做的，都需要按照大臣们的意图行事。因此，实际上他是受大臣们控制的，是大臣们的一个傀儡。作为一个傀儡，又有什么值得傲慢的呢。

世间企业的老总们也是这样的情况，他们需要依赖很多下属，来进行信息的收集，和方案的决策。既然很多事情都是由下属来决策和完成的，并且往往还受到下属的欺骗和蒙蔽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还认为自己能力超强而骄傲自大，就非常地可笑了。